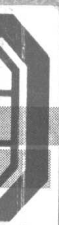


世纪经典

贾平凹 禅思美文

孔明 孙见喜 选编

贾平凹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禅思美文/孔明、孙见喜选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9

ISBN 7-218-02846-2

I. 贾…

I. ①孔…②孙…

Ⅱ. 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7

书 名	贾平凹禅思美文
选 编	孔明 孙见喜
责任编辑	陈超英
封面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3.75
字 数	28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1998 年9 月第1 版 2003 年元月第4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2846-2/I·340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67 83791084



序

这些年里，我主要是写一些长篇小说，短文章较少，书店中很难见到汇编的新作集子。于是，不法书商趁虚而入，私自编辑我的旧作上市，比如《贾平凹小说集》、《贾平凹全集》、《贾平凹文选》等，版本极其厚，印刷粗糙，装帧恶劣，错别字随处可见。我原本不愿将旧作让人这样那样重复编选着出版的，但鉴于非法出版物的放肆，也就同意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孔明、孙见喜先生编辑的这一本书出版。等第一版出来，我看到了所选的目录，倒觉得他们很费了心思，书也印得精美，向他们和出版社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现在，出版社准备再版，一定要我写几句话在书前，一时却不知说什么是好了。

这本书名孔明起了个“禅思美文”，这多少令我有了难堪，说实在的，我对禅不求甚解，若平日谈些关于佛的话，



犹如我说的英语，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是听不懂的。我是个兴趣广泛、但仅仅是兴趣的人，曾交往过一二位僧人，翻阅过一二本佛学小册子，全都是为了对写作有所帮助，对人生有所启示而已。以我的陋见，古今中外，任何宗教、哲学，以及任何学科、行业，其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对于禅，我能知道的就是禅是平常心，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主张或者同意世上有什么禅乐禅画禅文章的。而禅对我的启示使我明白了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作家，清醒和更正了很长时间来老把自己当做职业写作人对待。这一点启示，对别人或许没什么，对我却十分重要，做平平常常的人，过平平常常的日子，才能以自己的生命体悟这个世界。体悟到了，充满着自己的生命，自然而然，文章就有了真情、激情和个性色彩。

借此机会，我谈我这点体会，以便读者不要见到“禅思”二字就搞得迷迷糊糊，也以便顺着我的思路去读这些文章，就明白我写这些文章时的心态和文章中的含义了。

贾平凹

1998.11.3



目 录

第一辑 拈花即语

鸟窠.....	3
读山.....	8
访兰	12
访梅	15
观菊	19
木耳	20
月迹	24
月鉴	28
对月	33
文竹	36
风竹	40
风雨	43
冬花	45



溪	49
品茶	54
落叶	59
干雨松	61
风筝	63
黄陵柏	69
三目石	73
云雀	76
酒	80
茶话	84
晚雨	86
狐石	89
玩物铭	92
一匹骆驼	108
夜籁	114
白夜	120
池塘	124
一棵小桃树	127
弯榆杂感	132
丑石	134
冬景	137
地平线	142
泉	144
风景	149
草记	152



小巷·····	155
燕子·····	158
一只贝·····	161
荒野地·····	163
凉台记·····	166
拐杖记·····	168
求缺亭·····	170
红狐·····	174
树佛·····	180
静虚村记·····	182

第二辑 脚下是美

观沙砾记·····	189
十八碌碡桥·····	191
入川小记·····	194
陈炉·····	200
登鸡冠山·····	205
夜在云观台·····	207
夜游龙潭记·····	212
柳湖·····	216
游寺耳记·····	218
法门寺塔·····	219
仙游寺·····	221
冰风洞体验·····	225



雨花台拣石记·····	231
延安杜甫川牡丹花山记·····	235
紫阳城记·····	240
大洼地一夜·····	246
地下动物园·····	249
河西·····	252
梦城·····	256
太阳路·····	258
空谷箫人·····	261
敦煌沙山记·····	266
张良庙记·····	270
火焰山·····	272
砬石岩·····	274
游笔架山·····	276
这座城的墙·····	279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	283

第三辑 随心说话

关于女人·····	289
说孩子·····	295
我的老师·····	299
说生病·····	302
说家庭·····	305
说打扮·····	309



说奉承	312
说美容	316
说房子	318
说请客	322
说花钱	325
说死	329
说话	334
忙人	337
闲人	340
弈人	346
人病	351
看人	358
牌玩	366
佛事	371
美食家	375
长舌男	382
秦腔	386
坐佛	395
说足球	396
说球迷	397
鸡蛋	398
梦	400
静	405
弦	408
相思	412



盼儿	416
钓者	420
后记	孔明 426

第一辑
拈花即语



鸟 窠

在我小的时候，村里有了一所磨坊，矮矮的一间草屋，挨着场畔的白杨树儿，孤零零的呆着；娘是那儿的磨倌，我跟着娘，在那里也泡过了我的童年。

过去了一个冬天，又过去了一个冬天，我们只是呆在这磨坊里。娘是经管罗面的，坐在筐篮边上，将罗儿来回筛着，面粉扬起来，雾腾腾的，她不说笑，也不大变换姿势，眉儿眼儿就像个雪人儿一般的。我是专赶着那毛驴：它的眼睛被布蒙住了，套着磨杆，走着一圈，又一圈；我跟着毛驴的屁股，也走着一圈，又一圈。石磨“呼呼噜噜”地响着，像在打雷，先还觉得有趣，慢慢就烦腻了：毛驴耷拉下耳朵，一圈比一圈走得慢了，我也走得慢了下来，歪过头去，无精打采地看那窗外的世界。

窗外五十米的地方，有着一棵白杨，是四周最高的白杨了，端端地往上长，几乎没有什么枝股，通身灰白灰白的，尤其在傍晚的时分，暮色里就白得越发显眼，像是从地里射上去



的一道光柱。就在那稀稀的几根细枝的顶端，竟有了一个鸟窠，横七竖八的柴枝儿，筑个笼筐儿形似的；一对鸟夫妻住在那里，叫不上名字，是白的脑门，长的尾巴那一类的。它们一早就起飞走了，晚上才飞回来，常常落到磨坊门口，双脚跳跃着觅食；我撒一把麦粒过去，它们却“忽”地飞去了。

我觉得这些小生命可爱了，想它们一定也很寂寞，那么，来和我呆在一起，它们唱歌就有我听，我说话也有它们听了，它们可以一直飞到我的磨盘上，我一定会让它们把麦粒儿吃饱呢。我便从光溜溜的树身爬上去，一直爬到树顶，那里风真大，左右摇晃，使我更觉得这里不安全，就小心翼翼地抱下那个窠来了。用绳儿系着，棍儿架着，我把鸟窠安放在磨坊的门口，想晚上鸟儿回来了，就会歇在里边，赶明日我一到磨坊，就看得见它们了。

但是，第二天我来的时候，那鸟窠里却空落落的；从窗口看那白杨树，鸟夫妻在叽叽喳喳叫着，焦躁地飞上飞下。它们是在哭啼呢，还是在咒骂？我大声地说：窠在这儿，窠在这儿！它们却并不理会。飞过一阵了，双双落在一枝树股上，母的偎着头，欲睡未睡，公的却静静地盯着远方，叽叽喳喳了一阵，便又都飞开去；很快，它们分别衔着一根柴枝儿，又在那梢端儿上，筑起新窠了。

我真有些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那么傻呢，它们飞过磨坊，难道没有看见窠在门口吗？但它们还是不停地衔柴枝儿筑窠，一根，两根，横竖交错，慢慢看出有个窠形了。我想，它们一定会疲倦的，疲倦了就会飞进这门口的窠里来的。我再也不去看它们，只是赶我的毛驴，毛驴蒙着眼，走着一圈，又一



圈，我跟着毛驴屁股，也走着一圈，又一圈。

一天过去了，那窠编好了底。一天又过去了，那窠编好了顶。鸟夫妻已经十分疲劳了，衔一根柴枝儿，要歇几次，才能衔上梢端；但放好一根柴枝儿，就喳喳地叫着，你一声，它一声的。

我很嫉妒它们，但终于内心惭愧了，觉得我不该移了它们的窠，苦得它们又去创业，便将那门口的鸟窠放到白杨树下，让它们不必远路去寻材料；一放下鸟窠，就立即飞跑回磨坊，害怕它们看见造孽的是我。

新窠又筑起来了，筑得比原先那个更好看呢。它们又在上边过它们的日子了，早晨依然是吵吵闹闹一阵，就双双飞了去。天总是晴朗的，有着微微的风，它们一前一后，斜着翅膀，一会儿飞得很高很高，一会儿又飞得很低很低，末了，就又一呼一应，倏尔在云天里消失了。

似乎又过了十天吧，母的再不去飞行了，它终日静静地躺在窠里，偶尔对着磨坊叫那么一声，公的时常飞回来，嘴里叼着小虫儿。我真有些奇怪，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一次，我正赶着毛驴走，就听见那白杨树上一片儿喧嚣，扭头看时，那只公鸟正扑拉着翅膀，在窠边飞来飞去，挨着那窠沿儿，有了四个红红的小嘴儿。啊，它们是有了儿女了呢。

那儿女是什么模样儿，我看不清楚，我几次要爬上白杨树去捉一只下来，又觉得不忍，就这么天天看着它们：它们快活，我也快活，它们鸣叫、我也呼喊。终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见那小鸟儿们了，它们和它们的父母一样漂亮，而且全能起飞，啪啪啪地飞到云里去了。



它们飞走了，差不多的白天里，磨坊里外再没有什么好听的了，只是那无止无休的呼呼噜噜的石磨声。毛驴拽着磨杆，走着一圈，又一圈，我跟着毛驴的屁股，也走着一圈，又一圈。我不知道这个时候，鸟儿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毛驴渐渐耷拉下耳朵，慢下来了，我并不去用树条儿打它，只是问娘：

“娘，鸟儿为什么不住到地上来呢？”

“它们喜欢住得高高的。”

“那么高的，经常有风，它们不害怕吗？”

“不怕，它们很快活；能飞呢。”

噢，我想，它们是不是以为住在这磨坊门口了，担心被我捉住呢？它们住在那高高的树梢上，是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哎呀，那天空全是它们的了，它们是够多快活呢！

“娘，”我又问道：“鸟儿为什么就能飞呢？”

“它们有羽毛的翅膀。”

“那人为什么没有呢？”

“人是要安分的。”

人为什么要安分呢？娘的话，我却听不懂了，想地上有山呀，房呀，湖呀，河呀的阻挡，所以鸟不住在地上吗？天上没有阻挡，空空旷旷的，但人要安分，所以才不能长出羽毛的翅膀吧？我直想再一次上那白杨树去，住在那窝里，叫那小鸟儿做哥哥、姐姐，叫那老鸟儿做爸爸、娘娘，长一对羽毛的翅膀儿。

娘却骂我说疯话，直催我快赶驴，说再不赶紧，限天黑就不能磨完这些麦子。我打起毛驴来，毛驴就又是一阵紧跑，我



也撑着毛驴屁股小不丢溜地跑。但是，毛驴又渐渐耷拉下耳朵，一步一步地慢了，我也收下步来，又去看那窗外的白杨树了。鸟儿一家又飞回来，在那里吵吵叫叫地热闹，很快就又飞去了，有两根羽毛悠悠地飘下来，落在树下。

我终不能忍了，再不听娘的斥责，跑出去，在那白杨树下捡起了那两根羽毛，拿回来，一根别在我的头上，一根别在毛驴的臃脖子上……